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三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海外羈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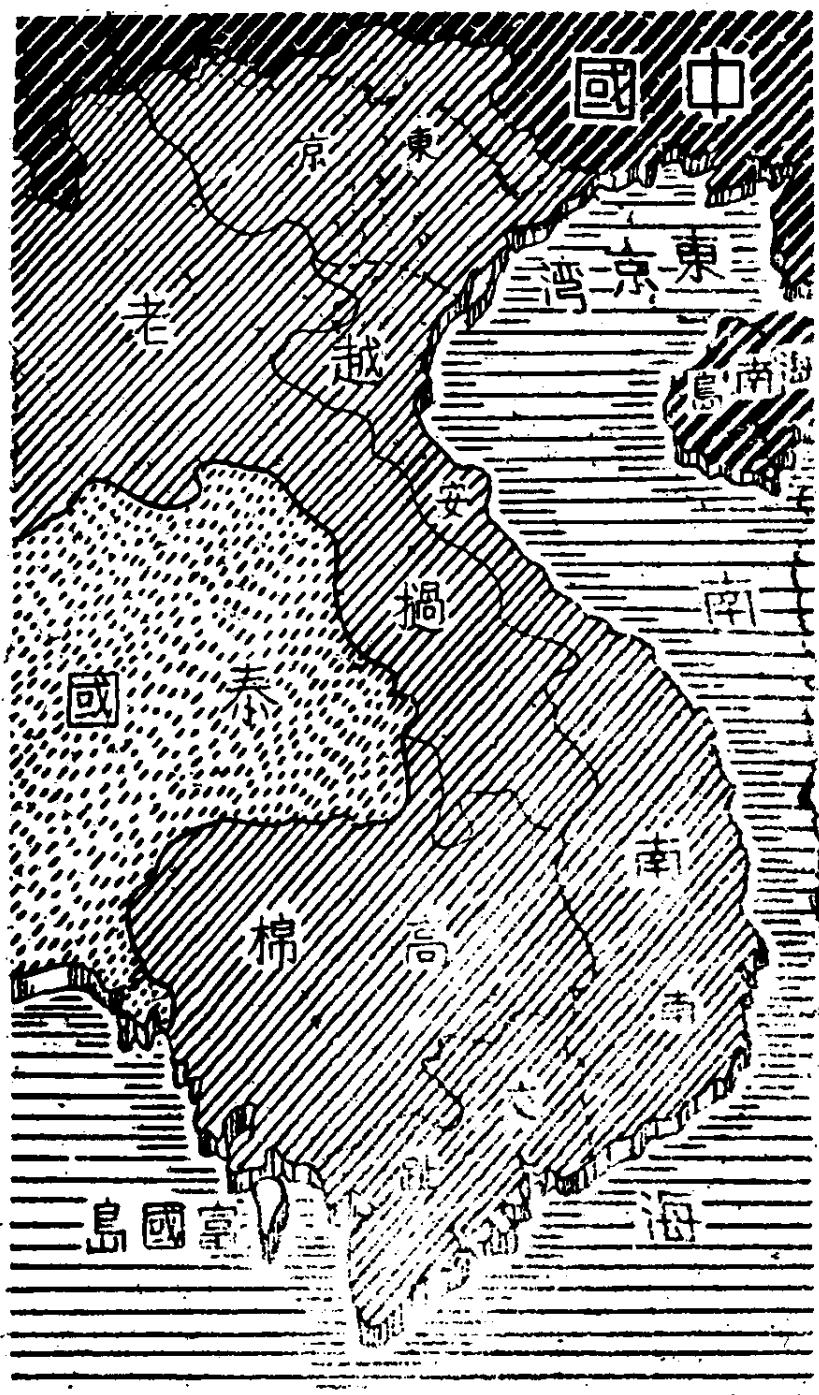
黃杰著

(附：澹園隨興)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海外羈情

黃春自署



海外羈情

自序

「游說」與「迎駕」

受命回湘

青樹坪報捷

神秘的湘西

重慶與恩施之行

披猖的匪勢

風雨南征

進入廣西

戰時體制和匪後工作方案

桂林軍事會議

掩護桂林與馳援黔東

再度重慶之行

柳邕間的掩護戰

交岔山路口的決定

揮淚出邊關

夜赴涼山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河內一週	五五
宮門，蒙陽，來姆法郎	五六
宮門的磨鍊	五九
「三萬人一齊跳海！」	六四
整編與整理	六六
做工的糾葛	七〇
南移	七三
富國島風景線	七六
開荒設營	七八
專使來慰	八二
集中，整編，訓練	八六
沉悶的日子	九〇
苦難的工區	九三
小型的座談會	九八
匆促的行程	一〇〇
三萬人集體絕食	一〇一
歡迎潘迪將軍	一〇二
鹽耗是佳音	一〇三
島上的除夕	一〇四

兩個中立地區的遭運並不違法	一一三
不同尋常的函札	一一四
一線曙光	一一五
天外飛來專使	一一六
一份閒暇幾闕詞	一一七
怒海驚心	一一八
如此兩全之策	一一九
大問題中的小枝節	一二〇
杜昂訪問富國島	一二一
第二次祖國行	一二二
絕食一週年	一二三
心影遊蹤	一二四
法國人同意了	一二五
羽檄傳來	一二六
過密的計劃	一二七
歸帆	一二八
別了！越南	一二九

自序

四十二年的夏天，我奉令率留居越南的三萬餘軍民回到自由祖國之後，曾計劃寫一本小書，把我受命回湘，轉戰入越的真實情況記述出來，特別是有關在越時的種切。可是，纔卸下了塵裝，領袖便把衛戍台北的任務交付給我。一年以後，又奉令接替陸軍總司令職務，沒有空暇讓我靜靜地來寫。這計劃拖到今天才發現，時間太不容情，算來又是五年多了！

記得當年我率領我的部隊踏進外國人的土地時，我的心情交織著悲愴和慚愧，但在悲愴和慚愧的背後，我有一個嚮往：就是如何把這支隊伍的力量保持完整，讓它重新加入反共戰鬥的陣營裏，每一個份子都有機會為反共戰鬥貢獻出他們的智慧和力量。

不幸，一進入越南，法國殖民地當局礙於共匪的恫嚇，背棄了雙方簽訂的「寺馬協定」，以執行所謂國際公法為藉口，凍結所有入越的國軍部隊。於是，我們被軟禁在失去了自由的集中營。生活的煎迫，死亡的恐怖，那光景是夠悽慘的。然而，我們並沒有向死亡和生活低頭，因為有一個追求自由的嚮往，在支持大家無限度的忍耐！

終於，在熬過了三年六個月最暗淡最苦難的日子之後，達成了這一嚮往。我們獲得了自由，也獲得了報效國家的機會。

我的嚮往，也應該說是全體留越軍民共同的嚮往，達成這個嚮往，更應該說是全體留越軍民共同的力量，尤其要歸功於我們領袖偉大精神的感召，假設沒有領袖不斷給我們寄來溫情，我們的嚮往，恐怕不易收其全功。因此，我相信所有投入自由祖國的留越軍民，効忠我們的領袖，必都有更深一層的體認！

我寫這本小書，只是感到那段艱苦的經歷在我一生中值得回憶；同時，也希望藉此機會說明當年我和

海 外 情 墓

二

我的部隊所追求到的這個嚮往，曾經付出了很高很大的代價。並沒有想要用自己的筆來渲染自己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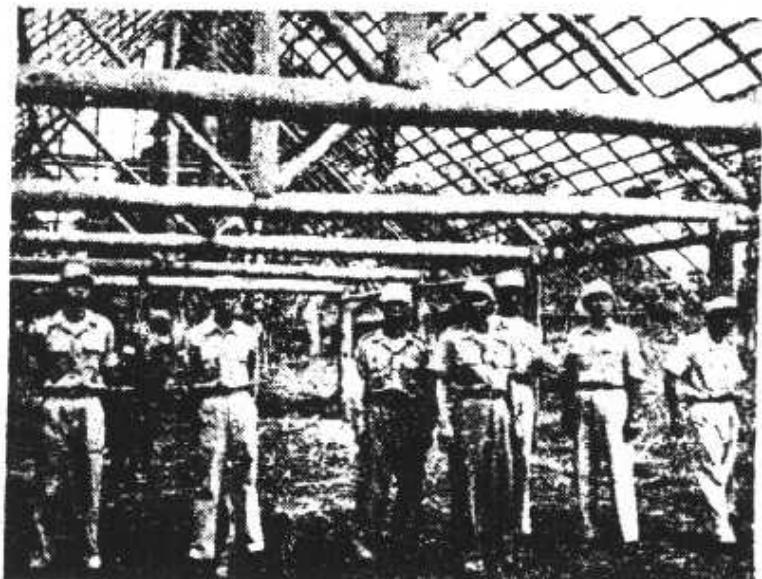
在此，我要向在湘桂滇戰場上奮勇犧牲的將士，和在越南各地積勞病故的同胞致最沉痛的悼念！

黃

杰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十月十日

正興在山中的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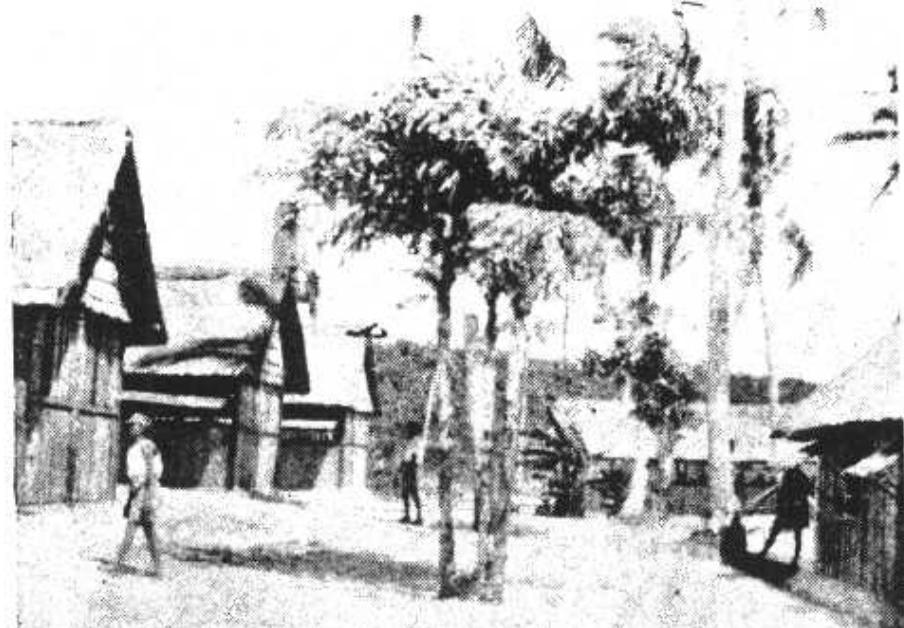
富國島的風光



→ 濱海的營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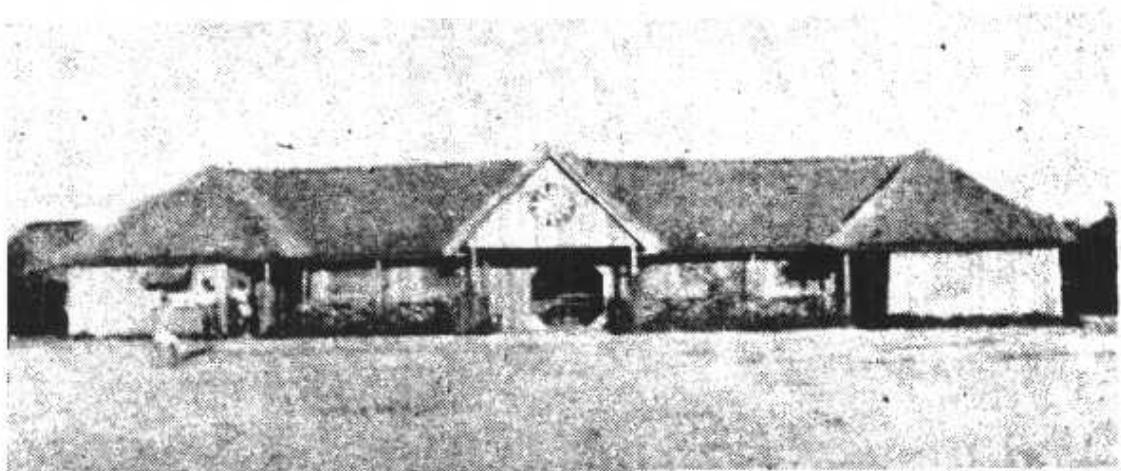
蒙陽中營營房



↑ 風光房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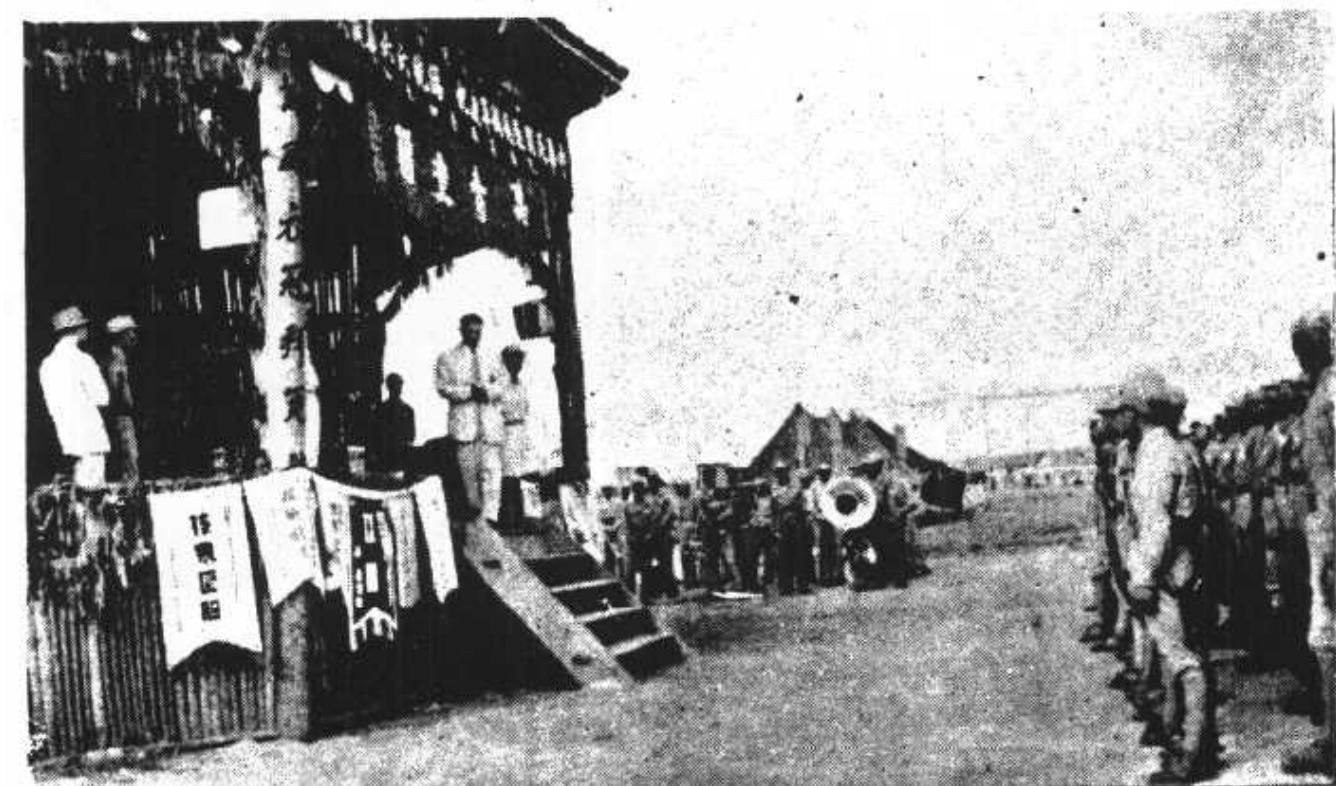


↑ 海抱亭



↑ 房營

↓ 祝慶總統華誕



永遠自由的決不停止奮鬥
THE SUN NEVER SETS ON THE CHINESE

↑ 運動食絕



↑ 舟漁製自

↑ 動活·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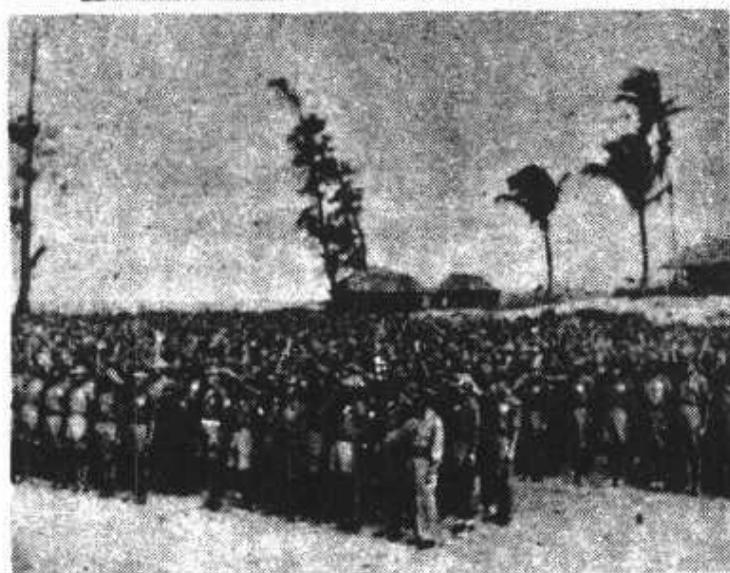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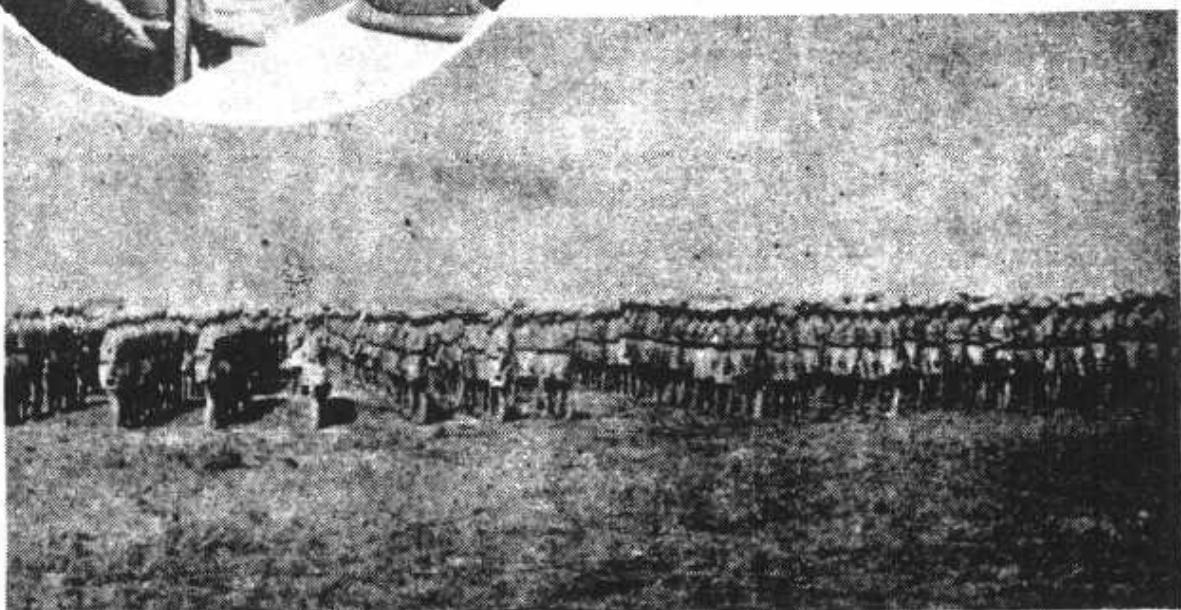


裝武製自→



→ 軍將蔚林使特統總
話訓兵官對後隊部閱檢

↓ 容陣之兵官閱受



↓ 合 集



↑ 天露小組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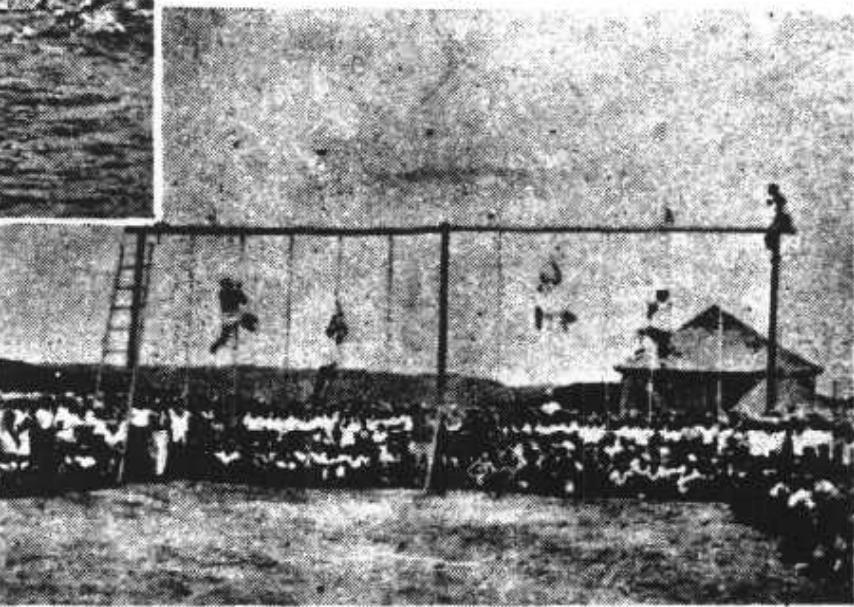
↑ 演表劇 平



↑ 獅舞節 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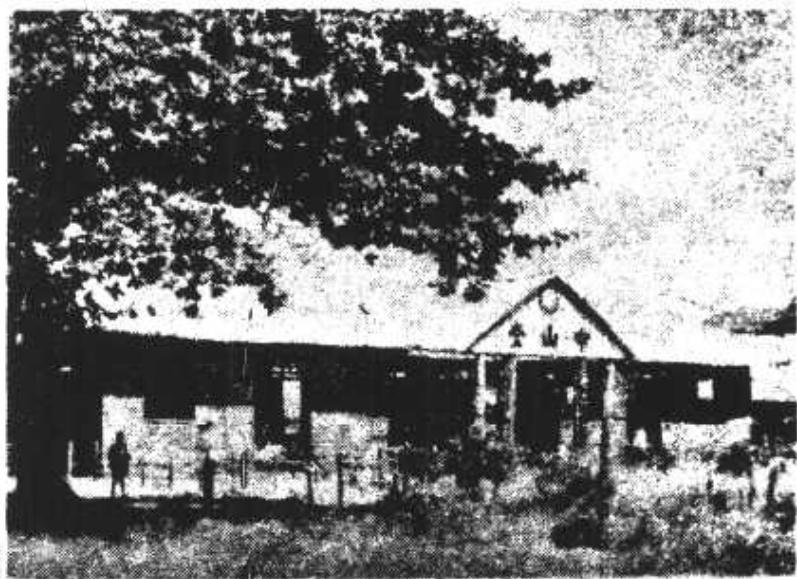


← 游泳表 演



→ 桿吊爬

中山堂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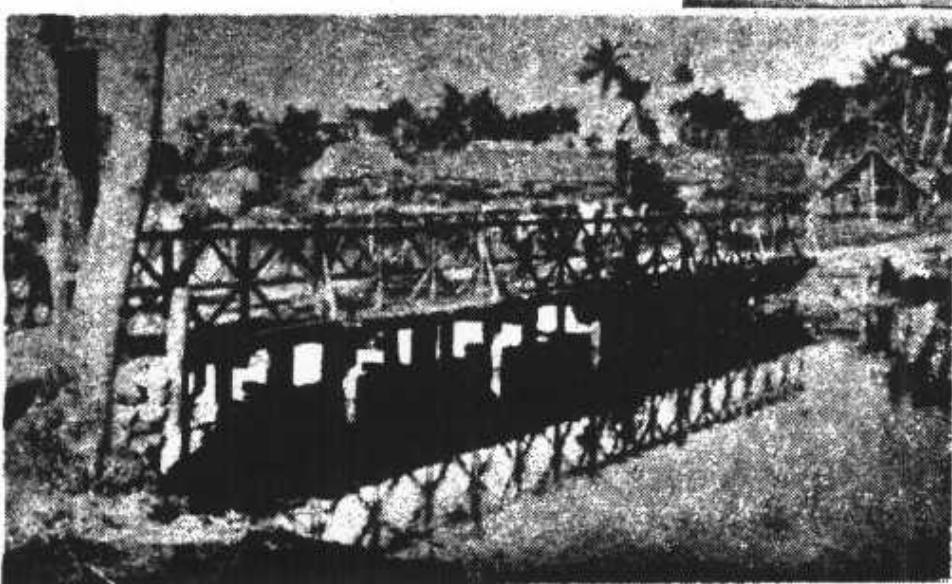
營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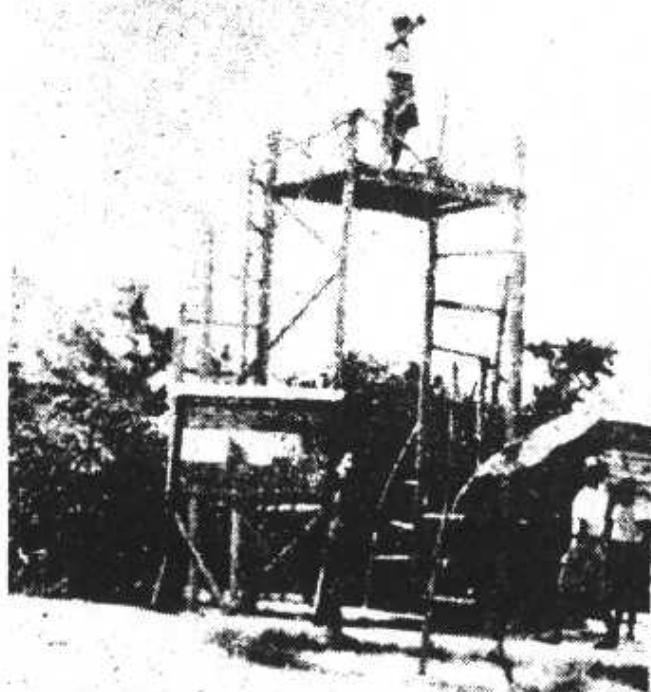
→ 廂營



陽東大橋 ←



營房司號台



汲自→



克雞成果

「遊說」與「迎駕」

三十八年夏天。

匪軍已越過了長江天塹，江、浙、皖、贛，相繼陷落。紅色的侵略矛頭，正指向湖南。華中長官公署準備作退守廣西的計劃。湖南的軍政首長，被「和談」的毒餌所麻醉，大做其「保家保命」的迷夢。三千萬人民為逆轉的時局而困擾，彷徨駭顧於十字街頭，沒有一個不感到大禍將臨。

就在此時，設在衡陽的第五編練司令部奉令結束，我的新職是國防部次長，匆匆擗擋，準備到廣州去就任。

我奉調回湘工作，轉眼就是九個多月。以前，我找不到替桑梓服務的機會，有了這機會，却又因為形勢與時間上的種種限制，我的工作，等如交了一次白卷。面對着多難的故鄉，別離的情緒是異樣地淒苦。事實告訴我：更多的苦難，將會猛撲而來，我對故鄉的依戀也異樣地沉重！

到廣州纔一月，參謀總長顧祝同上將要我改任參謀次長，接着又要我去接替湘鄂邊區綏靖司令官宋希濂的職務。顧上將是我在黃埔時的老師，也是多年追隨的長官，很希望有機會為這位忠厚長者分些憂勞。可是，外調的使命，我又沒有理由可以拒絕，當國家需要我的時候，不應該考慮到個人的出處。無論是什麼艱困的任務，我都樂予接受。

可是這兩個職務，我還沒有就任。却在幾天之後，奉到了一項戲劇性的差遣。這差遣包含「遊說」與「迎駕」的雙重意義，也為我個人再回湖南工作播下了遠因。

七月三十一日，我剛從香港飛回廣州，政工局長鄧鑑冰兄在機場迎接。告訴我：行政院閻百川院長要我持專函到長沙一轉，迎接自稱「湖南家長」的程潛來穗就任考試院長。我早就知道程潛對中央的態度非常

曖昧，從各方得來的消息，程潛正與共匪進行所謂「局部和平」的談判，整個湖南就像一隻在狂風暴雨中迷失航向的孤舟，隨時有沉沒的危險，不知道我此行有沒有力量可以說服他。爲了挽救湖南同胞的劫運，雖然這項差遣帶有危險的成份，我還是願意作一次危險的嘗試。

商量的結果，決定翌日起程回湘。晚間與邱毅吾鄧雪冰張真夫楊繼榮諸兄聚談，研究湖南軍政各界最近的新發展，以及可以利用的各種人事關係。

八月一日清晨，偕同雪冰兄乘追雲號專機飛湖南，九時四十分抵達衡陽，晉見白崇禧將軍後，繼續飛長沙，十一時四十分到達。

機場的四週，警戒森嚴。除了兩輛吉普車停置在機場，供我們乘用外，在長沙的同學朋友，竟無一人露面。步下飛機的第一個預感，就似乎有點異樣。

我們的車子，駛出機場，經過了幾條靜寂寂的街道，到達警衛嚴密的省政府所在地。這座湖南最高的行政大廈，在往日總是車水馬龍，顯得分外熱鬧。可是此時只有荷槍實彈的衛兵和停置一旁的車輛，單調而陰沉！

陳明仁在樓梯口迎接我們，他是長沙城最高的軍事首長，他的職務是第一兵團司令官，最近程潛又把省主席的職務交他代理，可以說是集湖南軍政大權於一身。他和我與雪冰兄都是黃埔第一期的同學與雪冰還是醴陵同鄉，和我的關係尤其密切，差不多近二十年來我們常在一起，在滇西抗日戰爭中，是我最器重的一位軍長。照常理來說，舊友重逢，該表現得多麼愉快，又該接待得多麼殷勤。然而，他的臉上失去了往日的熱情，他的手上也失去了往日的靈勁，一言一笑，都顯得尷尬，很不自然。

我來長沙的任務，是專程迎駕。入座後，即宣告中央邀請程潛出任考試院長的意旨，希望馬上可以與程潛會面。不料，陳明仁的答覆是程氏已於早幾天離開長沙到邵陽去了，現在行蹤不明。我想到他一定是

避而不見，見不到他的面，我們的任務，便無法達成，此行也等如白跑。但我仍想利用我在軍隊中的關係，和一些舊時的袍澤見見面，剝切地告訴他們盲目行動的害處，同時，也希望能和陳明仁作一次懇談，要他珍視過去抗日剿匪用自己血汗所換來的歷史，不可昧於時機，自陷不義。

然而，我已察覺到陳明仁的神情，極為憂鬱，在他那深鎖的兩眉間，像有萬千心事，欲說還休。從他這些奇怪的表情裏，似乎告訴我們：此處不可久留，宜趁早離開。我也知道久留長沙於事無補，說不定還會遭受他們的扣押或殘害。究竟我們也算得上是中央的大員，很可以把我們扣押起來，向兵臨城下的共匪去邀功。

在沉悶的氣氛中，我們用過了午餐，即匆匆告別。像來時一樣，陳明仁送我們到樓梯口止步，我們仍乘那兩輛吉普車離開省府。

長沙是我的故鄉，故鄉的一切，永遠滲透着我的情感。這次別離，比往常任何一次都要感得特殊！

整個長沙城，像是披上了一層恐怖的外衣，死寂得使人發慌，商店半開半掩，愈顯得蕭條冷落，也加重了我別離的黯然滋味。不由得童年時的往事，一幕一幕浮上心來。青翠的麓山，碧綠的湘水，山明水秀的故鄉，不久就要變成赤色的火葬場。雖然我是脫離了這個火葬場，可是我的親友和許多質樸的同胞們，就逃不過飛來的橫禍，想到這裏，我的心境，份外感到沉痛！

下午五時半，偕雪冰兄，飛抵衡陽。立刻晉見白崇禧將軍，并與廣州方面取得連絡。我用電話向顧總長報告長沙之行的經過概要。晚餐時，收聽共匪廣播，才知程潛已明日張膽地投降共匪了。至此，不但湖南的局勢陷入不可收拾的地步，就是整個國家的剿匪軍事，也遭受了很嚴重的打擊。

提起程潛，這人的一生行徑，恰如舞台上的小丑，也和小丑的臉譜一樣多疑善變。他自從競選副總統失敗以後，懷着一腔患得患失的心情，回湘主政，對中央早存攢貳之心，他的變節投匪，不難從其多疑

善變的個性上看出一些迹象。可是，我却未料到在四平街打過一場硬仗的陳明仁，竟也是串演這幕悲劇的主角之一。

長沙的情況，雖然惡化到不可收拾，但就整個湖南而言，只要把位居湖南中部的邵陽控制得住，廣闊的湘西地區仍不失為進攻退守的好根據。這時，我覺得拯救家鄉的沉淪，有不可旁貸的責任，無論前途是多麼危險，也不能放棄這個責任。同時，我料想駐在邵陽一帶的國軍部隊，必不肯犧牲他們的光榮歷史，去投降敵人，可能因為週遭的惡劣環境，會需要精神上的支援。如果我在他們迫切需要支援的時候趕去，無疑能夠增加他們堅忍奮鬥的勇氣和決心。因為，這些部隊的官長，大半是我的舊屬和學生，又大都成長於黃埔革命的搖籃，我有理由可以相信他們經得住時代的考驗。

打算起程去邵陽，我先和駐紮邵陽的第十四軍軍長成剛中將取得連絡。他的報告，證明我的料想沒有錯誤。不過，他要求我緩幾天再去，因為有一個師長企圖率部叛變，還有一部份地方團隊也態度不明，在沒有全盤明朗之前，必須顧慮到我的安全。於是，我改變行動，在八月二日的下午二時，偕同雪冰兄及我的隨員由衡陽直飛芷江。芷江是湘西的重鎮，也是湘西的政治中心，我要親自看看湘西的一般情形，并且為軍方與地方的團結合作，奠下一層基礎。飛機於下午四時到達，湘黔邊區綏靖司令官劉嘉樹，芷江警備司令楊永清以及地方首長均在機場迎接。

在湘黔邊區綏靖司令部，與芷江各界首長舉行一次座談會。說明中央的決策，對共匪是戡亂到底。希望各階層共體時艱，捐棄個人成見，先保持湘西為一塊乾淨土，再進而扭轉湖南的危局。

停留芷江整整二十四小時，與各方面作廣泛的接觸，我對湘西的一般情形，已有相當了解。這塊被人懷疑帶有神秘色彩的地區，其實，並不怎樣神秘，這裏的民風異常淳厚，由於天然的崇山峻嶺，交通又不發達，才被人如此懷疑。

回到衡陽後，我全力注視邵陽方面的情況，得知湖南保安副司令彭杰如，湘西縱隊司令戴文，第六十三師師長湯季楠等因受程潛的煽惑，投匪的迹象已經暴露出來，他們正陰謀奪取邵陽，與長沙方面相呼應。這幾個人也是黃埔的同學，還沒有到山窮水盡的時候，我總想以同學的情感，對他們進盡忠言，勸他們懸岩勒馬，不要因一時的衝動，毀棄自己，斷送自己。於是；我和雪冰智山兩兄聯名寫信給彭杰如等，派專差送達。並且說明我和雪冰願意來邵陽一轉，為同學們解決問題。

八月三日上午，邵陽警備司令魏鎮有電報給我，歡迎我到邵陽去。但在下午二時左右，忽然彭杰如的電話來了，他說魏鎮已離開了邵陽。情況的發展，愈來愈迷離。不過依我的揣想，邵陽雖然是風風雨雨的不安定，我們去一次，也不見得會有什麼大的危險。

八月四日上午九時，偕同雪冰兄晉見白長官後，即刻登機飛邵陽，十一時到達。我們的座機降落時，成剛中將的警衛部隊纔到，他本人隨後也趕來。在此時以前，邵陽是被魏鎮所控制，如果來的時間，早上兩個小時，可能要發生意外。因為機場在邵陽西門外，附近的地方團隊，才被由資水西岸渡河的成剛部隊壓迫移動，我們的運氣也不能算太壞。

下機後，舉行了一次座談會，這次會談，有敵有友。各人的心事都藏在各人的心裏，很難明白指出誰是動搖份子，也不容易認定誰是忠貞人士。我談話的態度很誠懇，反覆說明當前的革命形勢以及任何一個國民黨的同志都必須澈底認清自己的責任。苦口婆心地說，為的是希望座中一部份動搖份子，能翻然悔悟，不要作國家民族的罪人。最後，我嚴正的表示，同情共匪者，就是我的敵人，必須趕緊離開邵陽。

座談會結束後，我和王天鳴中將，成剛中將，李精一中將分別詳談。

成剛中將提出的報告約有六項：

一、陳明仁於七月廿二日先後召集第一兵團各軍師長會談，宣稱：

1. 現在政府無能，軍隊力量薄弱，不能再戰。

2. 生平知遇長官如程潛、劉斐、李明瀨，他們都同情共黨，決遵循其主張。

3. 決心實行局部和平，與共黨簽訂協定。在協定地區內，共黨軍事政治力量不侵入。

二、陳明仁等與共黨協定的地區爲長沙，湘潭，湘鄉，安化，新化，邵陽等縣。

三、陳明仁允許共軍由益陽，安化，新化，邵陽，東安進窺廣西。

四、邵陽的共黨主要人爲魏鎮，謝慕莊，劉興。左傾份子爲湯季楠、戴文，彭杰如。

五、將成剛調爲湖南綏靖副總司令，所遺第十四軍軍長缺，由副軍長升充。企圖分化反共力量。

六、湯季楠的第六十三師有兩個團長，於湯宣佈叛變時，率部來歸。

從成剛中將這六項報告中，說明程潛陳明仁早在七月廿三日以前就已投降共匪，只是時機尚未成熟，不曾正式公佈而已。我與雪冰兄真算是入了一次虎穴，從虎穴中安然歸來，又像是作了一場噩夢。至此，湖南的變亂情況，已經全盤了解。今後的問題，是如何從變亂中尋求安定，如何從安定中阻遏匪軍繼續入侵……。我爲這些棘手的問題而困擾。我必須把握有限的時間，想出有效的解決辦法，向上級建議，作緊急處置。當日下午三時即乘原機飛返衡陽，向白長官提供我的意見：

一、明令成剛中將兼任邵陽警備司令。

二、派丁廉少將爲邵陽行政專員兼警備副司令。

三、湘西縱隊司令戴文免職，以副司令李秉綱升充。

四、第六十三師師長湯季楠免職，派第十四軍副軍長李精一兼任。

這幾項人事上的意見，當即獲得白長官的採納，并以最迅速的方法下達命令。其次，我在邵陽時，曾指示國軍將領應付變亂的許多方針，我相信湘中和湘西的局面，只要措置得宜，仍然安定得下。天下事都

在人爲，只要有勇氣有決心而且有辦法，最困難的事，說不定就是最容易的事，。我沒有喪失克服困難的勇氣和決心，可是，我却爲想出最好的辦法而感到躊躇。

受命回湘

八月五日，我和雪冰兄從衡陽飛回廣州，向中央復命。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是迎接程潛，程潛既已附逆投匪，我們的任務，便也算是可以交待過去了。

到達廣州後，立刻晉見顧總長報告此行經過，并且詳述湖南的變亂情形

湖南的變亂，震驚了中央。行政院澈夜在開會，商討對當前局勢的應付辦法。會議的結果，決定派我為湖南省政府委員兼主席，并兼任湖南綏靖總司令和第一兵團司令官兩項軍職。

當我知道了行政院這項決定，我的感覺，萬分惶恐。就目前軍事政治各方面的態勢來說，可以形容爲「百孔齊穿，千瘡并潰」。在這樣危疑震撼的局勢中，去接受這樣艱鉅繁重的任務，我的能力有限，不容我不感到慚惶。可是我一想到支持湖南搖搖欲墜的危局，在當時無論任何一方面，是義無反顧，況且我是職業軍人，軍人習慣了服從上級的命令，責任與良知，又不容我考慮到自身的安全。所以，我毅然接受了回湖南工作的任命。

記得少年時讀諸葛武侯的出師表，那時只是喜愛這篇文章的流利句子，并沒有體會到武侯當日出師北伐的心境。誰知三十多年以前的讀品，此刻對我發生了很深的意義。我不能否認接受這次使命，不是「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自然，我也得學習武侯公忠體國的精神，鞠躬盡瘁，不計前途的成敗利鈍。

我決定於八月七日飛回湖南，在廣州停留的這一天，把重新組織一個省政府和兩個軍事指揮機構的腹

案擬定。并親自起草了三件電報，分呈 總裁和東南軍政長官陳 誠將軍，西南軍政長官張 羣將軍。報告長沙事變的真相及出任新職的情形。其次分別晉訪行政院長閻錫山，以及何敬之上將，顧祝同上將請示機宜。有關省府委員廳長的人選問題，也與企止、君山、雪冰、真夫、毅吾諸兄審慎研究，獲得初步決定。

八月七日上午十時，乘總統府312號專機飛衡陽，十一時五十分到達。下機後，即晉見白長官，請示設置省府的地址及有關今後軍事與行政兩方面的措施事宜。與白長官商量的結果，決定省府設在芷江，綏靖總部和第一兵團司令部駐邵陽。

邵陽的不安局面，自我與雪冰兄走後，漸漸地好轉。叛變的保安團隊和左傾的動搖份子，已被駐邵的第十四軍部隊肅清，其間也經過幾次激烈的戰鬥，殘餘的叛軍，向長沙方面逃竄。我來時邵陽城已恢復往日的安定，不過淒涼的景象，更甚於前。城東一帶，屋破垣毀，很顯明地留下了戰爭的痕跡。

我知道經過這次長沙的變亂，整個湖南都在動盪不寧中，省政府和兵團部必須即時成立，并即時開始撫輯清掃的工作。省政府設芷江，政務由民政廳長朱玖瑩代行處理。我則留在邵陽，親自指揮軍事。爲了迅速建立健全的軍政組織，我於八月八日上午十一時偕同張真夫中將、朱玖瑩廳長等飛芷江就職。并發表一項文告，揭示程潛陳明仁被共匪和談的毒藥所蠱惑，出賣湖南人民，其結果無異自掘坟墓。呼籲各界人士通力合作，共赴國難。

回到邵陽後，研究綏靖總部與兵團部組織問題。決定綏靖總部與保安司令部合併辦公，并派定綏靖總部各級幕僚人事。

當日下午四時我又由邵陽飛衡陽，向白長官提出兩項請求：

一、請令派成剛、王天鳴、熊新民爲第一兵團副司令官。何竹本爲參謀長。劉嘉樹、王育瑛、蔣伏生

爲湖南綏靖總部副總司令。郭文燦爲參謀長。

二、原有省府委員暨各廳長，多已自動離職或已附逆投匪。擬任李樹森爲委員兼秘書長，朱玖瑩爲委員兼民政廳長，張中寧爲委員兼財政廳長，魯立剛爲委員兼教育廳長，王力航爲委員兼建設廳長，張炯、陳渠珍、楊水清、歐冠、蔣伏生，等爲委員。

十一日下午四時，偕同第七十一軍副軍長楊正凡等乘專機飛返邵陽。經過幾日來的奔走構想，省政府，兵團部和綏靖總部三個機構的組織問題與人事問題，大體上算是部署就緒了。

接着，我的工作重心，便要轉移到第一兵團所屬的各部隊上去。

第一兵團的戰列部隊，是第十四軍成剛部，第七十一軍彭鐸部，第一百軍杜鼎部等三個軍。第十四軍與第一百軍，是我三十八年春兼任第五編練司令官時，編練序列內的部隊。第七十一軍是我三十三年秋任遠征軍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時，指揮序列內的部隊。這三個軍的各級幹部，大多與我在戰場上共過患難。就因爲這種人事歷史關係，政府把挽救湖南危局的任務交給了我。

當陳明仁宣佈投降時，第一兵團各部隊失去了領導的重心，情況異常險惡，又因爲分駐在湖南各地，外面的壓迫，本身的孤立，不免徬徨無所適從，此時，華中長官公署，派出飛機，飛臨各部隊駐在地，散發傳單，告訴各部官兵，說我不久就要回到湖南。指示各部隊的行動方向和集結目標。這對以後各部隊冒險突圍來歸，似乎也產生了一些作用。

第十四軍的第十師，守備邵北巨口鋪栗坪附近地區。第六十二師駐湘西安江整訓，防衛戰略要點的邵陽。長沙事變發生後，邵陽也隨着發生混亂，該軍的直屬部隊，以單薄的兵力，肅清叛變的保安團隊，使程潛陳明仁兩逆兵不血刃，赤化整個湖南的陰謀，無由得逞。這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

除第十四軍之外，第七十一軍，第一百軍，駐守長沙市郊附近。湘鄂邊區綏靖總部序列的第九十七軍

蔣當翊部，第一〇三軍王中柱部，駐寧鄉西南，益陽東南附近地區，均陷入匪軍包圍圈內，態勢非常不利，但各軍官兵，雖然處境險惡，仍能大義凜然，不受任何逼迫而動搖他們報國殺匪的志向。自八月五日以後，相繼突圍來歸，至八月中旬，第七十一軍，第一百軍，第九十七軍，第一〇三軍，均已突出匪軍的重圍，集結於邵陽東南與東北各附近地區。

少數叛變部隊，經我突圍各軍，沿途截擊，大多潰散，其中第八八師師長劉壩浩，甘心附逆，集合部隊宣佈其企圖，全體官兵激烈反對，劉逆當場被該師二六〇團團長倪中純拘禁，遞解衡陽法辦。漢賊不兩立，是我們的民族精神，有血氣的人，隨時都分辨得出什麼是忠奸，什麼是順逆？由於這許多悲壯的行為，我了解正義與真理，將永遠戰勝邪惡和奸詐。不但我的情緒被他們所激動，就是我的精神也被他們所提高。

各部隊突圍來歸後，為加強戰力與戰備，即着手部隊與人事的整理。

我下令派熊新民少將兼任第七十一軍軍長，吳兼少將為八十七師師長，升任倪中純上校為八十八師師長，駐宋家塘，擔任邵陽東部的守備。

第一百軍編成第十九與第一九七兩個師，補充人員和裝備，調駐洪江安江兩地區。
八月八日奉到白長官的命令：派第九十七軍軍長蔣當翊暫代湘鄂邊區綏靖總司令，該部所屬第九十七軍及第一〇三軍調駐祁陽整補。

九月初旬，湘鄂邊區綏靖總部撤消，湘贛邊區綏靖總部改編為第十七兵團，劉嘉樹中將任司令官。第九十七軍歸第一兵團建制，第一〇〇軍第一〇三軍改屬第十七兵團序列，擔任安江，洪江，會同等地區的守備。

部隊的整補和改編，經過幾日來的謹慎將事，算是大體完成。今後我們努力的目標，便是如何應付整

亂之後的湖南局勢和蠢蠢欲動的匪情。

青樹坪報捷

長沙事變尚未發動時，匪軍就已陳兵湘北，待機蠢動。程潛陳明仁兩逆的「和平談判」，無異是開門揖盜，陳逆所宣稱與匪談判的協定，也只能欺騙他自己。湖南的大門，輕輕打開，匪軍便毫不費力的長驅直入。

八月上旬，林匪第四十軍，第四十九軍，進抵湘潭湘鄉，竄擾虞塘。第四十八軍竄抵常德。第四十七軍竄抵桃源寧鄉。土共姜亞勋蔣驥生部進抵湘鄉，竄擾婁底等地。衡陽和邵陽漸次接近戰爭的邊緣，情勢也一天比一天緊張。

華中白長官坐鎮衡陽指揮，針對匪軍新近的動態，下令調整我軍原來的部署。

1. 第十四軍一部於元日向巨口鋪栗坪之叛軍攻擊。
 2. 第一七六師即開邵陽以西火燒亭附近，準備支援第十四軍之攻擊。
 3. 第二三六師任務仍不變。
 4. 着第七軍（欠一七二師）即開宋家塘邵陽間待命。
 5. 着第七十一軍續開西渡演陂橋，庫定橋間地區整訓并在渣江紅羅廟附近派出有力部隊，對東北及北方嚴密搜索警戒。
 6. 第七第七十一軍，同時着全軍各靠右側行軍，以免紊亂。
- 八月十五日晚間，在邵陽東面界嶺，匪軍和我軍已發生激烈的戰鬥。
- 就匪我雙方的全盤態勢而論，我軍佔着有利的態勢。以前我們是西守東攻，現在則轉變為東守西攻，

內線作戰。只要在鄂西地區的宋希濂兵團，能夠牽制匪方三個軍或兩個軍，這一回合的戰鬥，就有絕對勝利的把握。

自十五日晚上開始，我軍在界嶺青樹坪一帶圍殲林匪的一四五師，一四六師，一四七師，并生俘匪軍官兵千餘人，鹹獲步槍千餘枝，機槍五十餘挺，及其他武器甚多。匪軍武器多為日俄式兩種，士兵多係北方籍。

華中部隊自武漢撤退至湖南，一直是被動轉進，士氣不免漸漸低落下來。中間又經過一次意外的長沙事變，無形中也減低了官兵們的鬥志。青樹坪的勝利，雖然對以後整個戰局，沒有發生決定性的挽救作用，但在當時却確實是激勵士氣鼓舞人心的一帖良劑。

為了擴張這次勝利的成果，華中白長官決定在華中戰場，集中所有陸空軍部隊，向南犯的匪軍閃擊決戰，同時打擊活動在湘水西岸的匪軍。

行動的部署是以宋希濂部的第一一八軍對東北兩翼掩護，宋氏本人率主力迅速進出石門慈利，渡過資水沅水，向湘江西岸的匪軍決戰。周磐率第一一二二軍及暫編五個師的主力，向新化匪軍的側背攻擊。第三兵團繼續向永豐方面的匪軍攻擊。第一兵團的第十四軍及一七六師嚴密向巨口鋪西北地區搜索，相機向新化的匪軍攻擊。

我遵照這項部署的要求，下令第十四軍的第十師進佔田心，向石精舖搜索，并得到第三兵團的支援。以後該師繼續進佔大橋邊，向雷鳴山，卓華山搜索。張玉琳部向新化以北推進。對新化匪軍，形成包圍態勢。

八月廿日，攻擊行動開始，第十師進佔龍橋。第一七六師進佔下源鋪文昌閣一帶。張玉琳部推進到楊溪。廿一日第十師攻佔新化。

這項作戰部署，可說是相當成功。如果各戰列部隊都能奉行這項部署的規定，湖南危局，毫無問題的可以扭轉，就是整個華中的剿匪劣勢，也未嘗不可以改觀。可惜宋部沒有積極付諸行動，差一着，可以輸去全盤，雖然是成功的計劃，却沒有獲得真正的成功。

所以，在青樹坪打了一場勝仗之後，僅僅只獲得克復新化城區的一場小勝。以後對匪作戰，我們又慢慢地轉入被動的劣勢狀況中。

神秘的湘西

我曾經說過：湘西一向被人懷疑是一塊神秘的地方。在沒有獲得了解之前，我自己也有這樣的懷疑。其實，這地區只是披上了一層神秘的外殼，揭開了它的外殼，便比其他地方還要質樸，還要淳厚。

以往，行政當局似乎是忽略了邊遠地區的管教養衛，政治的力量遙不到，長時間的隔漠。無形中造成了邊遠地區的特殊環境。於是，一般土豪劣紳，便利用這些特殊的因素掀風作浪。更由於這地區的民性强悍，資源富裕，負隅割據式的私人勢力，極容易滋長。袍哥幫會的組織，各自擴張地盤，各自擴張力量。好鬥的人民，便在這些土劣份子操縱之下，走向險途。所以，殺人越貨和集體械鬥的勾當，也愈來愈多，政府拿不出有力的整飭辦法，神秘的湘西，好像是一個化外的小王國，漸漸地被人淡忘。

在三個月以前，這裏曾經發生過一次武裝的暴動，國軍部隊及時趕到，暴動沒有擴大，但潛伏着的危機，却隨時有死灰復燃的可能。

我在衡陽擔任第五編練司令官時，默察當前的剿匪局勢，對利用湘西這塊地方，曾發生過很大的興趣，在腦子裏也構想出一幅建設湘西的藍圖。

我想到湘西的私人武裝勢力很龐大，如果能夠把他們一一納入組織，運用湘西人民強悍的個性，再施

以現代化的軍事訓練，必能成爲節制之師。

這次回湘主政，我把省政府設在芷江，也就是準備實現我過去構想的藍圖。

當時湘西擁有武裝力量的是楊永清，潘壯飛，張玉琳、陳子賢、顏梧，陳策勛、瞿伯屏，周磐、尹立言、向承祖、張雲清等。這些力量散佈於瀘溪、辰谿、沅陵、芷江、洪江、安江、會同、黔陽、晃縣、武岡等地區。這些力量也好比小說上立寨爲主的情形差不多，各人有各人的地盤，各在其所控制的地盤內，橫征暴斂，地方行政機構，等於虛設。

我的計劃是以安撫爲先，不願意在大局震盪時再發生流血事件，把湘西的元氣斬喪盡。

所以，第一個步驟，便是羅致在湘西具有聲望的人士參與省政。陳渠珍、楊柏軒、王育瑛、張中寧諸人，在地方上都負有聲望。在組織省政府和綏靖總部時，即本此觀點，提任張中寧爲省府委員兼財政廳長，陳渠珍、楊永清爲委員。簽保王育瑛爲綏靖總部副總司令。第二個步驟，便是和擁有武裝力量的人士，獲得諒解與協調，再着手改編其武力，納入防衛體系。

這兩個步驟，我認爲對整頓複雜的湘西地區來言，至少可以收到安定的效果。時局需要安定，湘西人民也需要安定，我希望在安定中尋求建設湘西的方案。事實上，這樣的處置，確實使湘西安定了一個時間。

八月十七日，我突然接到白長官的電話，他告訴我：宋希濂已發表王育瑛爲川鄂綏靖區暫一軍軍長張中寧爲暫二軍軍長。

八月二十一日，我又接到參謀總長顧上將的電話，就這件事徵詢我的意見。我的答覆是：

「絕對奉行中央的意旨。不過，宋部與本部，各有作戰地境線與行政系統，應互相尊重職權，才可以加強軍政力量。不然，或置紊亂，實非國家之福，對已經安定的湘西前途，我有隱憂。王育瑛，張中寧兩人，原已在綏靖總部與省政府發表職務。湘西方面的私人武裝，也和白長官商討過，另編兩個軍，由劉高

樹中將負責節制，守備沅陵辰谿。宋氏既這樣處置，我們建設湘西的方案，勢必胎死腹中，其結果必將促使湘西局面的重新分裂。」

以後的事實，證明了我的觀點沒有偏差。我構想的藍圖沒有兌現，花過的心力，也可以說是白拋！

重慶與恩施之行

九月六日下午二時，我由邵陽乘專機到芷江，到達省府後，即約王育瑛中將談話。王中將發表他對時局的意見，表示願意盡最大的力量來挽救湘西局面。他希望我放胆做去，不要墨守成規，並且善為培育地方部隊。

我告訴他：我們的希望都是一致，對地方部隊也決心加以培育，整編的辦法，曾和白長官商量過。希望地方部隊不要只圖空而大的番號，務必名實相符，才能得到正式的補給，也才能減輕人民的負擔。

同時，對湘西各部隊的現況，提出了三項詢問：

- 一、那幾個部隊可以編成步兵師？
- 二、暫一軍與暫二軍武器裝備的情形？
- 三、張玉琳部為什麼不能外調作戰？

他的答覆是：

- 一、陳子賢、顏梧，陳策勛，瞿柏屏等部，均可編師。
- 二、暫一軍約有步槍九千枝，輕機槍一百挺，重機槍廿挺，山砲四門。暫二軍約有步槍八千枝，輕機槍二百挺，82迫砲廿門，60迫砲廿門。

三、張玉琳所以不願外調，原因是顧慮被出賣，也恐懼老窩被抄。

我鑒於湘西問題的紛亂與複雜，與受命回湘一個月以來的各項措施，有到重慶面報總裁的必要。乃於九月七日上午主持省府第一次擴大月會後乘機飛渝。當日下午三時二〇分抵達白市驛機場。總裁派書秘書聖芬來迎，相偕到林園官邸休息。

下午四時四十分，偕同蔣伏生中將晉謁總裁。我提出下列四項扼要的報告。

- 一、省府與綏靖總部兵團部的組織概況。
- 二、第一兵團各部隊突圍歸隊後的編組情形。
- 三、青樹坪大捷的戰鬥經過。
- 四、湘西局面的複雜情形。

總裁對長沙變亂後，第一兵團各部隊或堅守陣地，或突圍來歸以及青樹坪的作戰勝利，深致嘉許。并指示湘西軍政力量，應力謀團結。如果將來戰局轉變，應向西移動，與宋希濂部連繫作戰。

在重慶勾留了二十小時，我想到應該與將來并肩作戰的宋希濂將軍見一次面。於是，在九月八日上午十二時，我飛到了抗戰時期湖北的省會恩施，宋希濂的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就設在這裏，事先他得到我要來的消息，親自跑到機場來迎接，我們是黃埔的同期同學，現在各人又都在國家危難的時候，担负着很重要的任務，同舟共濟的要求，比往常更覺迫切。在他的綏署，我們作過一小時又半的會談，相互交換意見。

我告訴他：

「這次受命回湘，全係適應當時緊急狀況的需要，旨在召回第一兵團各部隊。現在兵團的戰列部隊，已大部突圍來歸，整補的工作，也大致完成。由於青樹坪的勝利，衡邵局勢，在短期內可以安定

得下。

湘西爲西南屏障，也是第一兵團與川湘鄂綏署作戰地域的接合部，內部情形不太單純，防衛力量又非常薄弱，是最使人耽心的一點。關於編組湘西地方武力的腹案，早就與白長官及各方人士作過審慎的研究，希望能給我全力支援。」

宋氏對處理湘西問題的意見，表示贊成。他的要求是暫一、二兩軍割歸他指揮，川湘鄂邊區綏署在湖南的轄區以第四第八兩行政專員公署的轄地爲限，兩行政區內的瞿波平、聶鵬昇、陳策勛、朱際凱等部由其負責整編。永綏縣接近川境，劃入綏署轄區。

這次會談，可算相當成功。下午六時我即由恩施飛返芷江。八時訪晤陳渠珍。陳氏在湘西物望很隆，有人稱他是「湘西王」，雖然有許多作爲，不免過於捉狹，就其對人對事的襟抱來說，仍不失是一位知時識務的人物。他對擁有私人武力的份子批評得很中肯，他斷然認定這些人其實是外強中乾，威威脅大自己，聲勢，以爲討價還價的張本。只要在瀘溪和辰谿兩處各配置一、二個團的兵力，就可推行政令，鞏固地方。對省府行政和財政上的措施，也提供了許多可採的意見，所言非常切實。

九月九日在芷江停留一天，連日召開政務與黨務會議，決定許多重要的方案。
恩施之行，對解決湘西問題已獲得協議，爲尋求具體的辦法，我邀集張星老、楊柏軒、張中寧諸人一同到衡陽，晉見白長官，決定的辦法是：

- 一、湘西部隊，依原發表的暫一軍暫二軍番號，編組爲兩個軍。
- 二、指揮系統，請中央授權綏靖總部，在沅陵設指揮所，由副總司令王育瑛兼任主任，負責統一指揮新編各部隊。
- 三、編組辦法，硬性規定，一人一槍，核實編裝。

海 外 續 情

二八

四、補給由綏總統籌辦理，呈請中央，每人每月發副食銀元一元。

五、四、八兩行政區，暫時劃入川湘鄂綏署管轄，該兩區的部隊，由宋主任負責整編。

六、今後省方與地方，在軍政上的決策，對外採取一致的態度與行動。

湘西問題，至此算是獲得了一個具體的解決方案，許多進行中的人事問題與技術問題，便不算太嚴重了。

披猖的匪勢

湘西的複雜問題，纔算理出了頭緒，披猖的匪勢，又緊跟着節節進逼。我們面臨的困難，比以前也更多。

在八月下旬，我獲得的匪情報告是：

一、贛江方面有劉匪第11 12 14 15 16 18 27等七個軍。湘江方面有林匪第40 42 43 45 46 49等六個軍。湘鄂邊區有林匪47 51 38 39 41 72六個軍。華中地區，匪軍陳兵十九個軍，約計五十五萬人。

二、湘西匪軍以常德為中心，分三路向西南進犯。一路由沅陵辰谿攻芷江晃縣。一路由溆浦石下江攻武岡。一路由新化攻邵陽東安。

默察匪軍的部署，似是整頓態勢，選擇有利的時機開始行動。
華中長官公署的作戰計劃是：

一、第七軍防守衡陽以南，第四十六軍防守耒陽，第五十八軍在衡山衡陽中間以東地區，第四十八軍在安江以西。

二、如匪軍由茶陵攸縣向西進犯衡陽，則第五十八第四十八兩軍分別向南北移動，放開向東的袋子口